

## 我奉獻之後.....

徐武豪博士 (ACM 加拿大分會顧問)

1975年的夏天，我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教會夏令會，同年的一月我在冬令會中信了主。由冬令會至夏令會的七個月內，我享受著初信的喜樂，也沐浴在教會生活的蜜月期，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在夏令會的一堂聚會中，沈保羅牧師發出了全時間奉獻的呼召，當時有好幾位姊妹回應了神的呼召走到台前。沈牧師突然提出“姊妹出來了，弟兄在哪裡呢？”不知為何，心裡好像有一團火在燒，自己也沒有走出去，只在自己站立的地方跪下來，眼淚不停地流，便是這樣，我領受了神的呼召。

回應神的呼召後，九月份便要入大學，但心中的火仍在燒，迫切地希望早日全時間服侍。當時香港一間神學院正在招生，於是我便拿了申請表，準備申請入學。當我把申請表拿給牧師簽名的時候，想不到他竟然一口拒絕，並坦白地指出我還未準備好。我心中忿忿不平，豈不是他早前告訴我和其他年青人“少年負軛是有福的嗎？”；豈不是他鼓勵我們要多傳福音的嗎？如今，為何攔阻我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當時剛信主不久，多倫多華人教會也不多，牧師不肯簽名推薦，也沒有轉教會，只有繼續入讀大學吧！

進神學院的心死了後，也把奉獻的事放下了，一心一意繼續走原先定下的路，朝著自己土木工程的夢進發。大學開學後兩個月左右，教會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的人生大計中斷了。教會的一位弟兄不單誤會我（事實不一定是誤會但最少當時我認為他是），並且在背後中傷我。由於他是我極信任的弟兄，一時間令我悲憤莫名，一怒之下，不單離開教會，也決定離開多倫多這傷心地，毅然停了學，一飛便飛到多倫多很遠的維多利亞（這位弟兄也不知此事，只以為我是為了其他原因而退學）。到了維多利亞，自己決定回復以前未信的生活，去派對，打麻將，吸煙，喝酒．．．維持了一個月之久，但這一個多月內，我不能好像未信前一般享受這一切的事，反而心中極之不平安，甚至夢見撒但，它猙獰的面貌離我很近，且在夢中對著我陰險地笑。最後，我打電話給我牧師，他勸我回來並安排了溫哥華一位牧師幫我買機票。回想此事，慶幸沒有去讀神學，否則我退的不是大學而是神學院，真是不知如何收拾殘局。

回到多倫多，找了一份餐館的工，洗心革面，一邊做工，一邊在教會中熱心事奉。當時我覺得對不住神也對不住人，特別是自己的父母，心想工程的夢破了，奉獻的心也碎了，日後便在餐館中做一世，但心中仍然渴望事奉，教會中參與很多事奉。

有一次在多倫多華人浸信會有一個特別聚會，是給獻身事主的人，自己不知為何去了，想想聽聽也無妨。三位講員：唐佑之牧師，黃可順牧師與馮津牧師，聚會中三位牧者語重深長地提醒在座者奉獻之後要有好的操練，多讀經，多事奉，多培育成熟的品格。這一番的勸勉至今猶新。奉獻的心在這聚會中好像有點死灰復燃。在餐館中工作一年多後，餐館的大廚一次跟我談起我的將來，他說見我還年青，想當年他不喜歡讀書便跑來餐館工作，一做便是數十年，雖是有點成就但他仍然後悔沒有好好的讀書，他勸我回去讀書。工程師的夢又好像重現眼前。終於我接受他的勸告，回到多倫多大學進修。

起初自己沒有想太多，只是以為有一日可以藉著工程師的身份到一些未開發的國家做一點帶職宣教的工作。第一天回到闊別兩年的校園，坐在課室的第一排中間的座位，再次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涯。那一堂可以說是一邊抹汗一邊聽課，因為教授所說的一切對我來說如同陌路人，互不相識。我立定心意，勤奮向學，終於也讓我捱過了四年的大學，不單畢了業，且在畢業後便有了工作。這四年中，我沒有忘記那三位牧者的叮嚀，一邊進修，一邊服事，或許這叫“帶書事奉”吧！一有機會我便參加教會舉辦的神學訓練班，甚麼培靈會，奮興會，一概全數照收。在事奉中，我學習帶領小組查經，組織營會，在團契中擔任不同崗位的服事，詩班，主日學，探訪隊，都會見到我的出現。此外，教會外的機構舉辦的活動，不單參加，也參與服侍，當時沒有基督教書室，在教會內我便幫助設立了一間小小的書室，教會與教會之間聯合的活動，我又參與其中。今日回顧，這一切豈不是為我日後的事奉所預備的嗎？

大學畢業後，在一間美國公司任職設計工程師（Design Engineer），第二年被派至美國任職地盤工程師（Site Engineer），工程師的夢終於實現了，手中載著“鐵指環”（Iron Ring），頭上載著安全帽（Safety Hat）穿梭於地盤大小建築之間，真有夢想成真之感。到了第二年，我要準備考牌，正式成為註冊工程師，當時我在工作上，除工作外，常常與身邊同事分享信仰，週末也到紐約市或回到多倫多帶領查經班，外表看來，也算是挺熱心的一位“帶職事奉”者。

在1983年的春天，也是我信主八年，蒙召七年的一年，神在我靈修的時候再次提醒我祂對我的呼召。路加福音10章2節“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這句話不斷在我心中响起。在工作上傳福音，我已覺得不遺餘力。週末也奔馳兩地，紐約與多倫多，為的是帶領查經，也算是難能可貴，但心中總覺得需要的人太多，若能多做一點多好。在1983年春天，我告訴了我父母的心願，也與我當時的女朋友分享我的感受。父母固然失望，女朋友沒有反對但卻表示未有準備當師母。一晚，我坐在廚房的地板上，不期然地哭起來，心中極之難受。旁邊的人也認為我是一位很熱心事奉的人，家人以我的工作為榮，當時也正在計劃成家立室，好好的現況，為何要打亂呢？但心中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不斷重複的出現，“你願意嗎？”最後，在廚房的地板上，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獻給神。

決定之後向公司請辭，當時，公司正值裁員，每星期都有通告誰人不幸被裁。自己心想這豈不是天助我也，每星期期望榜上有名，但一直沒有，最後自己明白路是要自己走的。身邊一位同事一天發現自己榜上有名，心中納悶。我知道後便向他建議不如由我代他。一般由多倫多差來的人被解僱會先調回多倫多的公司，然後才被解僱。我便代替了我的同事調回多倫多。回到多倫多後，在第一個星期便發現不妥，因為同組的組長要教我新的工作，也要我參與新的工作。我告訴他我是調回來準備被解僱的，我表示若不解僱我，可能我所頂替的同事便會被解僱，但他表示這是上頭的意思。

我迫著要見我的主任工程師（Chief Engineer），他說他不會解僱我，因為地盤的主管寫了一封信給他，要他留我，我說這不是我要的。他說這是公司的決定，公司不會解僱我的，若要走除非自己辭職。自己心知若自己辭職便沒有公司的補償，真的有點難以取捨，等下去或是自動辭職，一時間下不了決定。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房東也是基督徒，一晚與他們談及自己準備讀神學的計劃，也提到目前的困境，想不到他們不單沒有支持，反倒鼓勵我不用急。他們問我讀神學的費用有沒有，我說有是有，但不足。他們便勸我不用急，並說帶職事奉也不錯，說我還年輕，目前公司又給我機會，何用枉費呢？又一盤冷水澆在我的心上！

我沒有考慮太久，很快便決定向公司請辭，當時神學院還沒有接受我的申請（順帶一提，牧師當時是很樂意幫我簽申請表，與七年前大不相同）。決定後沒有難過，反而輕鬆了，再沒別心，專注上路。辭職時，還記得主任工程師告訴我不是他們不要我，是我自動放棄，他說這是自願離職（Voluntary lay off），我明白他的意見，表示公司不會有補償，他也不用負責任。（由於這件事，數年後我聽見教會中有人說我不老實，被公司解僱卻說成是為神放棄工作。一直沒有想過要解釋，這是第一次的表白。）

進入神學院的第一天，上課的感覺與我停學兩年重回校園的第一課的感覺沒有兩樣，也是一邊抹汗，一邊聽課。由於自己是理科出身，讀神學是完全兩回事，真是又驚又怕。三年的課程我讀了四年，因為頭一年的希臘文不計學分，在第四年我還欠兩科才可畢業，我便在教會中當實習傳道，每一學期修一科，終於在1987年畢業，拿了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

四年的神學生涯中，有一件事令我感觸良多。在我第三年的神學進修時，由於經費不夠，我便找了一份部份時間工作，是替書店送報，一天當正兩手拿著報紙，在唐人街送報的時候，迎面來了一位很面善的人，原來是我以前公司的同事，他一身西裝畢挺，正向我走過來，我不知為何想避，但避不開，終於停下來談了幾句。記得他一見面便問我為何落到如斯地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並沒有順勢向他分享我的信仰，也沒有與他分享我奉獻的心志，我敷衍一句便急急地離開。當我一離開我的前同事時，不到十步，我已淚流滿面，我覺得很羞。回到家中，心中仍然不安，三年前在美國廚房上的一句話又再出現：“你願意嗎？”我帶淚回了一句，“我願意！”當晚，我把手上的鐵指環(iron ring)終於脫下了。

回顧過去，每一件事都看見神的恩典與操練，自己深感不配，全是恩典。縱然全職服侍已渡過了二十一年，由我離職至今也超過了二十五年，但神仍然不離不棄，繼續修剪，繼續對付，這也全是恩典。感謝神，二十五年前因我讀神學而大失所望的父母信主了，二十五年前說沒有準備做師母的女友終於也成為我的另一半，且有兩位可愛的兒女。跟隨神的路不易走，但神的路是最美好的。最後，用一首詩歌的名字作為總結：“十架不會重過主恩典”，願以此互勉。